

江声入味

□张军

祖父在世时常说，巫峡的鱼是听着江声长大的。这话我起初不懂。

如今，我站在灶前，手中剖着的，仍是同一条江水养出的鱼。刀尖划过银鳞，露出的肌理让我想起三峡岩壁的纹路。这尾鱼溯游过屈原行吟的江段，穿过神女峰下的雾，最终游进我的厨房，游成一道被花椒与辣椒重新定义的巫山烤鱼。

祖父烤鱼从不用明火。他在河滩捡三块青石，搭成临时的灶，火候全凭烟色判断。现在不锈钢烤炉精确到每个摄氏度，可我还是在鱼身划刀时，下意识地模仿他当年教我的角度——那是对一条江鱼的礼敬。

鱼皮在铁板上卷曲成金黄地图，标出它一生的航迹：瞿塘峡的激流锻炼了紧实的腹肌，巫峡的洄水养出了丰腴的背脊，西陵峡的险滩则在尾鳍上留下搏击的痕迹。一尾三峡鱼，本就是半部峡江地理志。

调料入锅的瞬间，麻辣香如巫山云雨般腾起。这味道是历史的——两千年前，这里的先民就用岩盐与野椒去鱼腥；李杜扁舟过峡时，船家奉上的想必也是这般麻辣；抗战时纤夫们蹲在滩头，一盆烤鱼就是全部的慰藉。每一代巫山人都在重新定义烤鱼，就像每一代江水都在重新雕刻峡谷。

上桌时，鱼身仍保持着跃动的姿态。夹一筷骨肉，先尝到花椒的麻，那是夔门浪花的锐利；接着是辣椒的烈，那是巴



蜀人血脉里的硬气，最后涌上来的，才是鱼的本味——江水的甘，水草的清，以及某种难以言喻的、时间的醇厚。

邻桌的游客问：“这就是正宗的巫山烤鱼？”

我点头，又摇头。哪有什么永恒的正宗呢？

祖父那代人的烤鱼有滩火的烟熏味，父亲那代人加入了重庆的牛油，到我这里，又试着用橙皮调和麻辣。就像峡江永远在流动，真正的“正宗”，恰在于每一代人都敢于往传统里添自己的那味新料。

夜幕已垂，长江变成一条发光的“鱼”，驮着满城灯火游向东海。我们烤的不只是鱼，我们在用铁板复刻江流的形状，用麻辣封装峡江的性格，用一代代人的记忆与创新，为这条古老的江——续写最新鲜的注解。

芒种：关东沃野，麦熟秧青

□AI

时序入仲夏，风过关东平原，二十四节气走到芒种，黑土地便充满了蓬勃生机。北疆风柔，晴光正好，一芒迎丰收，一种启新程。北国大地自此褪去浅夏清和，迎来一派繁忙盛景。

在东北大地，芒种是田间最热闹的时令。黑土肥沃，沃野千里，平原之上小麦锋芒凝芒，满目婆娑，层叠叠涌向远方。乡间俗语道“芒种忙两头，忙收又忙种”，关外农人抢抓晴好天气，挥镰收麦，颗粒尽归仓；收罢

夏粮，即刻整地培土，不误天时。广袤原野之上，处处皆是躬耕身影，烟火农事，最是动人。

北国芒种，风物自有清逸韵味。江南梅雨缠绵，而东北此间多是晴风疏雨，细雨轻洒黑土，润透良田，不添湿闷，只添清爽。林间草木愈发葱茏，河畔青杨垂荫，原野野花次第盛放，池塘清水澄澈，蛙声渐起，晚风带着泥土与青苗的清香，吹散初夏蒸腾，尽显关东独有的清明恬淡。

一方水土养一方习俗，关

东芒种自带乡土温情。关内盛行煮梅送花神，东北乡间更重务实祈丰。农人忙完农活，盼雨水匀调、五谷丰登；山野也有鲜果新蔬上市，脆嫩清甜，消解暑意。老辈人依循节气，顺应黑土地节律耕耘劳作，把对年年岁安、仓廪充实的期许，都藏进朝夕农事里。

昼长日盛，风暖物华。关东大地麦熟秧青，烟火安然。愿我们循着芒种时序，携一身勤勉，守一份从容，在岁月黑土之上用心耕耘，不负时节，不负流年，静待秋日满仓丰盈。

再回嘎什根

□赵东海

清明一过，青草不再犹豫，争先恐后地钻出地面，见风就长。田野里的草长得更好，它们有手，擦你头发，摸你鼻子，钻进嗓子眼里甜丝丝的。

小满这天，我和爸爸下乡参加婚礼，爸坐在我车后座，不断把头伸出车窗外，任风呼呼吹，喃喃自语：“看看，看看，还是农村好吧，哪儿也没有老家好啊！”我尽量降低车速，让他看个够。

那天，大伯来电说，大成年闺女下月廿二结婚，三儿你能回来不？爸还没回答，眼圈就红了。说起老家，他总这样，眼里瞬间蒙上一层雾。那雾仿佛躺在甸子上的一片浮云，最后在爷爷、奶奶、兄弟姐妹们的名字里一点一滴化成雨，坠落。

这天他问我，“姑娘，你一个人开车最远到过哪儿？”我笑了，说：“跑到你老家应该没问题，不过你得负责加油。”他高兴得在屋子里打转，眼睛一翻一翻，不知道在想什么。

小满雀来全，乡下果然不一样。一路上林子里、草窠中，总能听见各种鸟鸣，那是我从前从未听过的美妙声音。这就是春天的田野吧。嘎什根的甸子怎么那么多野花啊，那紫花应该是马兰，我记得，其他的我都叫不上名字。问爸这个是什么？没等到回答，下一片已经不是刚才看见的了。它们那么小，那么杂，黄的、白的、红的；举着的、吊着的、眨着的……一路追着你看。爸似乎很骄傲，不屑回答我的问题，叫我看道，好好开车。



村村通的路况真好，道路两边的树比城里的绿化带精神多了，娇黄的连翘水洗过一般，丁香花芬芳繁茂，一阵阵暗香涌进车内，柳条漫不经心地悠荡，偶尔有小鸟箭似地从中间蹿射出去。爸如同见到老熟人一般急切：“哎呀，红马鹤，多少年不见了，又来了”。说得好似全世界都在迎他一人。

嘎什根是个富裕的地方。一路过来，大片大片稻田，湿气很重。小满时节，田里的稻苗刚站稳脚，齐刷刷绿在池子里，铺展到大地尽头。不时有水鸥在秧苗头顶划过，悠悠低鸣。村头儿古榆粗壮道劲，榆钱肥厚，把进村路棚成一条幽深的隧道，有房子在绿荫后若隐若现。世界那么小，小得好像只有嘎什根。听爸说过，“嘎什根”在蒙古语里，就是只有一户人家的意思。多形象的名字。这里美得就应该只住一户人家。进到村里，家家房子几乎一样，白墙黛瓦，连院子都那么统一，哪个是大伯家啊？

老伯好像“识途老马”，身体自带导航，循着空气中的味道就能认路。从他身上，我相信人是有根的，只要回家，不管离开多久根都在。

大伯一家已经在门外迎着了，老的少的、男的女的，那么多人。一条大黄狗兴奋地围着几个小孩转圈跑，看见我的车，立刻站定，警觉地竖起耳朵打量，不知道该不该“汪汪”。爸一下车就给大伯抱住，两个老头没说话眼睛先湿了，拿手背擦了又擦。他们平时总在视频里聊天，但这回毕竟不同，泪水隔着手机流不出来。大娘

和大嫂对我的到来毫无准备，惊讶得不知说什么好，还是要当新娘的侄女云玲，上前一把拉住我的胳膊，颤颤地喊了声：“小姑，你怎么来了。”大家这才反应过来，又是笑又是跳，大嫂抹着眼睛连连问：“哎呀，哎呀，格格，你怎么来了，信上没说你来呀。”好像我是不该来的人。

第一次来这儿那年，我12岁，云玲大概两岁吧，我记得大嫂用吃饭的二十大碗给我沏了一碗麦乳精。我几乎一口气干了，云玲盯着我的碗看，见我放下，她抓过碗把剩下的舔了一遍。大嫂脸上讪讪的，嘴张了张，没说啥。那时，她们过得困难，人多地少，庄稼产量低，这几年堂哥在盐碱地上种水稻，日子渐渐好起来了。

我看见院子里停着一辆四轮农

窝还是特别珍贵的鸟，东方白鹳，听说过吧？见我错愕，爸问大伯，就是“长脖子老等”吧？他这么一说，我更蒙了。大伙哈哈大笑，跟着大伯往院里走。表哥说，你爸他们小时候，这鸟很常见，现在可金贵了，听说全世界雨不到一万只。可这些鸟巢刮风下雨容易造成停电。怎么整呢？我们就想办法帮鸟搬家。

说起来也是缘分，因为帮鸟搬家，堂哥认识了这个姑姑。供电所保护区请教“招引巢”的做法，保护区派技术员小曲帮助他们设计“招引巢”，都成功了，其中的一个巢当年还孵化出了幼鸟。大哥骄傲地说：“老妹儿你知道吗，那年全莫莫格保护区也不到100只东方白鹳，我们竟然孵化出1只。”堂哥发现小曲这小子不错，他见过小曲饲养铁嘴蜡子幼鸟，那真叫精心，那小鸟还没睁眼，放手心里好像一块肉，就这么一点儿一点儿养大了，小媳妇对孩子都达不到他那样。我不禁偷偷打量站在四轮车旁的这个瘦精的小伙，腼腆，话少，其貌不扬，但有种沉稳劲。我在心里默默替云玲高兴。

云玲的婚礼答谢宴在家举行，堂哥在院子支了大棚，里面摆了十来桌流水席，好酒、好菜，好热闹、好亲切。客人中有个笑眯眯的老头，总有人围着说话。堂哥告诉我，这几年他就是跟这位老任头学种水稻，一点儿一点儿把家业扑腾起来的。堂哥说，老任头大号叫任志国，他不光教他们治碱种稻，还帮钱、帮物，是他们稻农的“大贵人”。去年，老任头把大米都卖到北京了。我想起路上看见的稻田，也许那儿就有老任头的地。

爸和大伯陪一会儿客人就回里屋歇着了，老哥俩有说不完的话，外面有堂哥他们招呼。我给他俩沏了热茶，摆在炕桌上。听他们一搭没一搭地说话，两人的唠嗑声像穿堂燕子的呢喃，又像怕人听去的秘密。爸说，那年搓柴禾时大伯打过他，就因为他俩谁都不愿意像爹，他说他像，他说他像，后来就撕巴开了。爷爷年

轻时赶大车拉脚，被碱坨子砸折了腿，落下了跛脚的毛病，村民背地里都叫他张瘸子。大伯说，三儿你还能梦见咱爹不？爸说，梦不着，老头不稀罕我，还是你像咱爹。大伯说，三儿你晚上想吃点啥，半天等不到回答，再看时，我爸已经头朝炕里睡着了。我想给他身上盖点什么，一看爸的脑门儿一层细密的汗珠，身上的炕席热得烫手。大伯说，你不用管他，叫他烙烙腰，多少年没睡大炕了。

看来今天是走不成了。对此我早有准备，出来时就跟家里打好了招呼。爱人说爸回去一趟不容易，你放心吧。

我没惊动别人，悄悄出了院子。大家沉浸在宴席的欢乐中，没人注意我。村道很静，没有一个人，空气中弥漫着烧着的柴禾味和羊粪味，村外是看不到边际的稻田。将近傍晚，田里蛙声四起，循着蛙鸣，走到哪儿，哪里马上就安静下来。脚下池埂子里水波荡漾，激发出细碎的浪花。身后，来时的那片房舍随日头矮了下去，如童话城堡，藏着很多秘密，而我，也在童话里。

寻

寻韵吉林
吉林省省级文化发展专项资金资助项目

哎，这原因

□黄健生

我们学校每个年级都有一面流动红旗，每星期流动一次，给本年级表现最好的班级。得到流动红旗的班级，荣誉很高，就像得了大奖一样，很受用。

代表班级上台领取红旗，也是一件很让人眼红的事，领红旗的学生，一般来说，要么是班干部，要么是学习成绩最好的，要么是表现最好的。

每周一的例行全校师生大会上，校长亲自给班级代表颁发红旗，全校师生热烈鼓掌。这个时候，老师的手机也不停歇，啪啪地拍照，留存这个激动人心的时刻。

班主任老师更是激动，不仅会口头表扬班级代表，还会将照片迅速传到本班学生家长微信群里。群里也就沸腾起来，家长们纷纷给班级代表点赞、给班级点赞。

昨天，我就代表班级上台领取了流动红旗，结果放学一回家，就发现餐桌上摆放了六菜一汤，全是我喜欢吃的。我知道，是父母在微信群里看到了我领取红旗的镜头。

这次放学回家，我不仅看到了好吃的，还看到了老爸老妈的笑脸，平时可完全不同，要么是板着脸，要么是大声呵斥，要么是巴掌伺候，偶尔还会有老爸的拖鞋。

围桌坐好后，老爸给我和老妈分别倒上一杯果汁，给自己倒上一小杯白酒，然后端起酒杯说：“来，我们干了，为了健儿上学8年来，第一次在学校露脸。”

吃喝了好一会儿后，老爸突然对我说：“来，好小子，说说看，你是怎么被选上，怎么上台领取红旗的，把细节说出来，让你和你妈也高兴高兴。”

我有些忘乎所以了，说：“我们的班主任张老师，得知我们班得了流动红旗，很高兴地对我们说，两年来第一次得到流动红旗，这得感谢黄健生同学。”

老爸老妈认真地听着，不停地微笑着点头。我继续说：“张老师上上个星期，黄健生同学，既没有迟到早

退，也没有中途溜课，更没有和同学吵嘴打架，难得呀。”

这时，我虽然看到老爸的脸色，渐渐地变成了猪肝色，但我却侥幸地认为，这是老爸喝多了酒的原因，毕竟平时没看到他喝这么多酒。于是，我也就满不在乎了。

我继续说：“张老师，我提议，这次代表班级上台领取流动红旗的机会，就给黄健生同学吧。同学们都表示同意，接着还热烈地鼓起了掌。”

这时，我突然看到老爸抬起的右手，以及面露的凶光。于是，我立马站了起来，以闪电般的速度，冲进了自己的小房间，并将房门关紧反锁。我的心突突地跳得分外快。

我将耳朵贴在门上，听到了老爸愤怒责骂的声音，也听到了老妈劝说老爸的声音。哎，这次挨揍，到底是逃得过，还是逃不过，我真的很难预料。

江畔抒怀

□方伟昌

丛丛江柳萌新芽，树树早莺栖旧家。一字雁飞行万里，两双彩蝶舞黄华。蛟龙跃海搏涛浪，河鲤沙洲戏浅虾。难得人生有三笑，且须酒醉烟霞霞！

